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八仙得道 第三十二回 鬥法術悶葫蘆打破 生意見蚌殼精歸降

卻說葫蘆中眾仙聽得葫蘆外面妖人說話，都覺得非常好玩，轉把自己的危險都忘記了。過有片時，忽然覺得葫蘆中的空氣一變，果如張果所言有點炎熱起來，但也並不覺得怎樣難受。文始真人笑道：「張果怕冷，得此熱氣調劑，真該舒服些兒，但怕再熱下去，不免先把你們烤乾，怎生是好？」慧通笑道：「不打緊，弟子料通天教主的三昧真火力量也不過如此，但也還算是他老人家究竟一教之主，道力不比尋常，所以有此效驗，要是差一點兒，只怕張師兄要他加熱還未必能夠如願以償呢！師伯們不信，可再聽聽外面人說什麼話。」大家見說，都靜心貼耳聽了一回，卻聽是通天教主的聲氣，恨恨地道：「這批賊道倒真個耐得住麼？像我這樣三昧真火都燒不死他們，可見這班東西也都有些功夫咧！」一句話說得眾仙哄然狂笑起來。又聽通天教主對什麼人說道：「你們快聽聽，這批賊道還在裡面哈哈大笑呢！」又一妖說道：「這傢伙兒質地不厚，所以俺們在外面說話他們都聽得出，要是不然，俺們又怎能聽得他們的笑聲呢！」說罷，又是一妖作詭異之聲說道：「這也實在奇怪，葫蘆如此之薄，祖師三昧火何等厲害，怎麼燒不死他們，而且連葫蘆也完好如新，一點沒有毀傷痕跡，可不是怪事嗎？」幾句話聽得裡面眾仙益發耐不住要笑出來。

飛飛、顛顛本來生性粗直，早耐不住，大聲叱道：「兀那妖人，連這個道理都不明白，還敢混充什麼神仙？神仙兩字真給你們罵苦了。告訴你們罷，我們可真是天上金仙，但你們祖師的什麼三毛火五毛火燒了半天，一古腦兒傷不得我們師尊的法寶，還想傷我們身體，真與做夢無異了。」一句話傳到外面，倒把通天教主以下大小妖精真個嚇了一跳。當下有白氏小妖，原係蛇精修成的，因蛇色全白，所以自稱白娘子，白娘子對通天教主說道：「啟稟祖師，葫蘆是老子園中之物，又經他親自煅煉，自然燒他不壞，葫蘆不壞，賊道們怎麼能死？依弟子之見，不如帶了這東西大家回山，將祖師符咒鎮壓他們在雲峰山下，使他們千年萬載不得出頭，就是不死，也和死一樣了。一面燒把火把那田螺殼焚毀，我們已算完全勝利，何必再在此地多留時日。明兒老君來了，少不得還有一場血戰，雖然不怕他們，卻也犯不上算。祖師以為何如？」此話一入葫蘆眾仙之耳，顛顛先跳起來，向慧通、張果說道：「師兄們聽見麼？這白氏小淫妖兒想出來的計策確比其他妖人厲害得多，萬一天主教聽了他的計策，將我們鎖禁山中，這一輩子還有出頭之日嗎？」慧通正笑他慮得太深，卻見鐵拐先生喝道：「不許胡說，你知道什麼？我已算定祖師必來搭救我們脫險，只在兩個時辰之內。大家耐性兒再等一下罷。」飛飛、顛顛等聽了也是驚喜參半。

卻聽外面通天教主果然贊許白娘子的主張，吩咐白娘子帶小妖三□名前去搗壞田螺殼，攆逐羅圓等人，事情一了，可即來雲峰山見我，不得有誤；又命吼空居士、牛魔王等再去海面巡風，如有那邊的賊道過來，可即前來報告；又命老蛟斷後，防龍王夫婦等追趕，可與抵敵一下，卻須敗不必勝，一路向雲峰山敗來，看他們可能追至本山。分派已畢，通天教主便命凌虛子、通玄子等捧持葫蘆。誰知這等分派辦法，裡面眾仙也都一一聽清，幾位上仙都已斷定祖師必來相救，不久定可脫災，心中都非常泰然，其他道行較差的見他們如此鎮定，也能安心樂意，不生畏懼之念。此時，忽然覺得所住的房子又似乎稍有搖動，文始真人笑道：「光景那兩個什麼子什麼子的奉了他們師父法旨，在那裡捧弄我們的臨時寓所哩！」因與文美等四真人共使個重身法，把葫蘆壓得結結實實，比泰山還來得沉重。凌虛子等哪裡還碰得動，拼命推了幾下，宛如蜻蜓搖石柱，一動也不動。到底是通天教主厲害，一見如此情形，忙笑喝道：「他們使了重身法，憑你們這點小力氣中什麼用？」說罷唸唸有詞，拔出寶劍向葫蘆一指，便把山嶽般重力完全解去。他那大弟子胡山海上去輕輕一提，把葫蘆提了起來，翻來覆去的翻騰了一下，倒把裡面眾仙翻得接連打了幾個筋斗。文始真人勃然大怒道：「可惡妖狗們，敢恁般無禮麼？」即請鐵拐先生施術，把葫蘆儘量放大。鐵拐先生接連念了七八個「大」字，那葫蘆大得比一間房屋還大，嚇得胡山海連忙丟下。鐵拐先生又接念：「高，高，高。」葫蘆又高得比一座山還高，一下子功夫越高越大，越大越高，大到無限度，高也高到無限度，看看這個蚌殼真要給擠破了。蚌殼內眾妖只被壓的壓、撞的撞，一霎時弄得走投無路，哭聲震天。通天教主卻顧不及這批妖人，慌忙使個咒，要把他那誅仙網兒收緊。誰知葫蘆力量不下於網，外面的壓迫力和裡面的擴大力勉強只成個平手。可憐一座蚌宮已被葫蘆塞得滿滿的，蚌內一切物件俱被損壞淨盡，小妖數百完全壓死，稍有力法的妖人也多被壓傷撞壞，動彈不得，伏地哭號。

通天教主忙取出丹藥，先替他們醫好了傷痛，然後使出手段，把一座蚌宮也照鐵拐先生的葫蘆一般快快放大起來，笑對眾妖道：「你們放心罷，憑那賊如何厲害，他有本事把葫蘆大得遮日蔽天，我還有手段把這個蚌老的殼兒擴到天外去，他們要想利用這點小術衝破蚌殼，真是做夢哩！」放了一回，看了葫蘆漸又縮小下去，又笑道：「大概這批笨賊也知道幻術不靈，不敢再來騙人了也。」眾妖大喜，稱頌教主道法無邊。

通天教主正要說什麼，忽然蚌殼外面露一聲大響，通天教主不覺失色道：「這是老君的掌心雷，難道這老道真個親來和我作對麼？」一語未了，接連又是轟轟兩聲。通天教主頓足道：「罷了，我不該派他們去巡什麼風，那吼空、牛魔二徒法力有限，怎能頂得住這等雷火，這番一定斷送了他們性命。還不知白娘子到了螺殼又是如何景象，不曉可能逃得此劫？」說罷默運神思，推算眼前之事，因即點頭說道：「還好，還好，白娘子倒已逃出水面，有個漁人將他捉去，但不久另有人買去放生，此物將來倒有些造化，不必管他。最可惜的便是牛吼兩白白送命，豈不可憐？」一語未了，又聽蚌殼轟然大震，打破了幾處地方，那老蚌含淚忍悲跪在教主面前叩求救命。通天教主此時又羞又怒，又是發急，見老蚌如此狼狽情形，越發觸起他的火性，喝一聲：「畜類無知，胡纏些什麼？該你不死的，你便尋死也尋不到；要是該死呢，苦苦哀告中什麼用？」說畢，一足踢開老蚌，自己仗劍而出，正遇老君祖師騎青牛，執拂塵，前後左右只有四個垂髫童兒，並沒帶多少兵將，一見通天教主，便呵呵笑道：「道兄身為一教之主，如何不明順逆之理。那覺先以異類而成正果，現奉他師命聘來道德法師做幾天道場，超度從前受害孤魂，這都是極好的事情。老蛟曾為他的兒子，既將生母逼害，已經忤逆之至了，事隔千年，還要前來尋仇，這等理由如何說得過去？你既身為教主，做他們的祖師，對於此等非禮之事早該訓斥攔阻才是正理，怎麼聽了這廝的讒說，貿然興師動眾前來滋事，結果害了你那自己的徒弟徒孫不算外，還不曉傷殘多少生靈，這不都是你的罪過嗎？現在我已到了這裡，為念同屬方外，又憐你萬年修行、教主身份，不忍加誅於你。你瞧我單騎前來，不帶一兵一將，就可知我周全之意。聽我的話，快回山懺悔去罷。要是不然，你自己思量思量，你的道行法術還不能對付我門下弟子，怎能當我一擊？預備怎樣打鬥，我憑你吩咐，我決不先為首的。」通天教主被老君這場斥責，禁不住滿面緋紅，怒髮如雷地大喝道：「李耳，你別逞能，你那門下平日太沒面目待我教徒，使我徒弟們難堪。趁此機會前來見個高下。現在你那一班高等弟子已入我的網內，且暮化為膿血，怎見得我便不如你等。你既不帶兵將，我也只是一身和你賭鬥，誰要人幫助，不算一教之主。」老君笑道：「你打量我那幾個弟子都已入你的羅網麼？真可謂胡言瞎說。你且回頭瞧瞧背後都是些什麼？」通天教主聽了，不由轉身一望，果不其然，剛才收入網內的一班道教門人，一個個欣欣喜喜，行所無事的立在那邊觀陣。也不曉老君用的什麼法力，這批人是甚時分出來的。

通天教主不覺又驚又怒，回身大喝：「李耳，你別欺人太甚，看我用劍光取汝首領。」說畢，張口一噴，突有千百道青色之光飛馳而出，立刻變成千百利劍圍住老子，四處攢擊。老子呵呵大笑，舉手中拂塵微微一拂，那些劍光宛如塵沙一般紛紛散開。通天教主見不是路，慌忙張口收回。正在這時，老君大喝一聲：「通天教主也試試我這刀光何如？」一言甫出，萬道金光突然飛出，變成萬把匕首圍攻通天教主。通天教主急把身子一搖，變成一隻鷓子，沖天而起，猛向老君頭上撲下。老君佯做不知，行所無事的頂門中現出一朵彩蓮護住身體，鷓子不得下來，卻觸惱了老君幾個高徒。文始真人大喝道：「通天教主太不顧臉面，只聞禽獸修成人體，沒聽見身為教主反學禽獸，暗中傷人。似你這等行為，我祖師豈能和你親身比量。你且睜大了眼睛，瞧貧道法寶罷！」通天教主身在空中，盤旋不已，聽了此言大為悲憤，因要看他用甚法寶，不由睜目一瞧。不道文始真人一面說話，一面早已袖發神弩，直

向教主雙目射去。通天教主出自不料，竟被他射出一烏珠，血流滿面，疼不可支，幸得身邊帶有仙丹，疾忙向南飛逃，一面出藥敷上，疼痛立止，可一隻眼睛卻被射瞎，因文始神弩係在老君丹爐內煉成的金精所制，再加神符之力，若是普通妖人，誰也禁受不住，幸而通天教主修成萬劫不死之身，才只傷得一隻眼。通天教主吃這一場大虧，心中如何能甘。便從南方繞回東北，仍想回到蚌殼，再召各處徒弟前來復仇，不道蚌精因先受師兄們輕侮，後受教主斥責，懷恨在心，竟已通款於廣成子等，將殼中收藏的一班妖魔如數縛獻於老君，只剩老蛟見機得早，先行逃脫，卻巧在雲路中和教主相逢。老蛟哭拜雲端，訴說蚌婢反覆之事。通天教主仰天大歎一聲，自知不能再戰，帶了老蛟回雲峰山去了。

這一場兩教鬥法，老君門下全虧鐵拐先生葫蘆藏身，得免殺身之厄，又收戰勝之功，這便是葫蘆的妙用。世俗相傳，有打不破的悶葫蘆一句話，就是從此事而出；又說葫蘆裡賣的什麼藥，也是力贊葫蘆的功用。甚言此中種種神秘，又非局外人所能知悉者也。從古相傳至今達數千年，還有這句傳說。我輩生晚，不及見幾位上界金仙的真容聖跡，只憑著這兩句古話，也可以想見這葫蘆的玄妙了；又因葫蘆之玄妙，並可聯想到上界天仙的道法無邊了。這是空話，不宜多說。諸公且請稍坐，容在下休息片刻，再把何仙得道、鍾離權出世、孟姜女肉化銀魚、玄珠子造成浙江潮等奇聞怪事，一一續寫出來。